

茜茜公主与戴安娜

同一命运的两个女人

〔奥地利〕蕾娜特·戴姆勒 著

王钟欣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茜茜公主与戴安娜——同一命运的两个女人 / (奥) 戴姆勒著; 王钟欣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12

ISBN 7-5012-1263-5

I. 茜… II. ①戴…②王… III. ①茜茜公主-人物研究②戴安娜-人物研究 IV. K81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337 号
图字: 01—1999—1250 号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李豫生 肖泽贤

聂 文

林 琦

兰 天

书 名

茜茜公主与戴安娜

同一命运的两个女人

XIXI GONGZHU YU DAIANNA

——TONG YI MINGYUN DE LIANG GE NU REN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排版印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印 数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甲 31 号 (100005)

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1.25

283000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1—5000 册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一、香销玉殒	(1)
二、情愿是个男孩	(15)
三、如泣如诉的婚姻	(21)
四、童年的创伤	(28)
五、丈夫的母亲	
——没有爱，只有权力和义务	(42)
六、身为统治者	(64)
七、王子选妃	(82)
八、灰姑娘遇见王子	(93)
九、如梦初醒	(106)
十、万众欢呼，新娘垂泪	(118)
十一、无暇去爱	(130)
十二、我在囚笼中醒来	(143)
十三、争夺孩子之战	(159)
十四、聚光灯投下长长的阴影	(187)
十五、婚姻三人行	(207)
十六、公开的情话	(235)
十七、苗条病	(259)
十八、美的代价	(272)
十九、反 抗	(289)

2 茜茜公主与戴安娜 同一命运的两个女人

二十、追寻着幸福·····	(304)
二十一、垂帘听政·····	(320)
二十二、神 话·····	(336)
这本书的诞生过程·····	(347)

一、香销玉殒

戴安娜

戴安娜已经预感到她的死了吗？是这样的预感驱使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迫切地追寻着她的幸福吗？她难道事先已经知道，连这一份幸福也会在她又一次被暗淡无味的生活淹没之前销匿得无影无踪吗？

命中注定要与她一同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那个男人也许并不能给她真正的幸福。多迪的表哥事后说，多迪是想娶戴安娜的。在那段时间中，热恋的王妃与骄纵的商界巨子渴望能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快乐和悲伤，渴望着能永远生活在一起，“直到死神将你们分开”。事实也恰恰如此。

距离 1997 年 8 月 31 日，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在过去的几年中，工作在戴安娜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她特别热衷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也愿意维护那些在议会中没有发言权的人的利益。7 月份她在纽约，也许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中看到了这样的一幕：这位高挑美丽的威尔士王妃款款地向我们走来，她的金发在风中随意地飘动，浅褐色的皮肤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在她的身旁，与她手牵着手，是一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娇弱的修女，她就是被誉为苦难人的天使的特丽萨修女。王妃曾和她说好，年内再一同去一次加尔各答，可是几个星

期之后，两人都相继辞别了人世。人们几乎没有时间来追悼特丽萨修女，因为几乎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对英国王妃深深的追念之中了。

戴安娜从美国回来之后，最后一次庆祝了她的生日。7月1日她参加了一次慈善募捐晚宴，当时她身着精美的晚礼服，让我们又一次领略了她的美貌。后来我们得知，她那光彩照人的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她得了严重的暴食症，而且她每天都用几个小时做健身运动，这是她始终保持修长身材的原因。为了成为公众们心目中的偶像，每天都有专门的发型师为她设计形象。但是无论如何，世界上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女人在羡慕着她。

7月11日是戴安娜走向死亡的开端。伦敦哈罗德商厦的拥有者穆罕默德·法耶兹邀请这位英国王储的前妻与她的儿子们去他的游艇上度假。能够在世人的瞩目下，与戴安娜王妃一同乘坐自己的“尤尼卡”游轮横渡地中海，这是这个穆斯林人重大的胜利。英国人不喜欢这个埃及人，因此至今为此都拒绝让他加入英国国籍。戴安娜这样做，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惹恼了英国王室。在法国南部的海滩上，她身着泳装，和儿子们一起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和海水。她时而冲浪，时而游泳，时而在浪花中嬉戏，时而与威廉和哈里一同在海港上漫步。这些照片纷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晨报上。一个抢拍到她兴高采烈地从游艇的绳索上荡入水中的镜头的记者，从报社得到了近7万马克的酬金。

7月20日，这位沉浸在快乐之中的母亲最后一次深情地拥吻了她的儿子们，她对他们说：“我们假期结束的时候再见。”可是这个承诺却永远无法兑现了。在之后的几天里，王妃去探望了诺斯维克医院里的病人。一个身患癌症的4岁的孩子，因为化疗，他的头发全都掉光了，她把这个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中，此情此景会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慰问过医院病人的第二天，戴安娜又一次感受到了死神的气息。一个和她很要好的时装界的朋友被人暗杀了，安葬在米

兰。她突然意识到，生命是转瞬即逝的，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随时都有可能被天国召回。她的这个朋友也是一个性情很特别的人，也十分孤僻。戴安娜来到教堂为她的这位朋友祈祷，她身着古典式样的黑色长裙，身上惟一的一件首饰是脖子上的一条简朴的珍珠项链，陪伴在她身旁的是埃尔顿·约翰。

这也是埃尔顿·约翰最后一次与她在一起。时隔不久，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埃尔顿的一曲《别了，英格兰的玫瑰》让全世界的人都不禁潸然泪下。

戴安娜在庆祝完她 36 岁生日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她又一次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穆罕默德·法耶兹，又名多迪，于 1956 年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他的童年生活与他这位漂亮的情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物质上很富有，但精神上却很孤独。他的父母和戴安娜的父母一样，在他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尽管他生活得很奢侈，但他却总是缺乏一种安全感。他喜欢在美丽的女人身边寻求安全感。布鲁克·希尔兹、布里特·艾克伦德、戴瑞·汉娜以及凯丽·费舍尔都曾走入他的生活，但是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他的这种需求。直到戴安娜的出现让多迪又一次看见了希望。这个女人既是英国王妃，又是最受记者青睐的女人，没有比她更好的选择了。这一次多迪应该找到他的幸福了，这个以收集飞机、游艇、别墅和女人为爱好的花花公子，这一次应该是认真的了，可是这一次他却不必去证明他的爱情，因为死亡已经乘坐着高速列车向他飞驰而来了。

可是，此时此刻戴安娜和多迪仍然幻想着能享有永恒的幸福。他们的这个愿望是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每时每刻都将电子镜头和电视摄像机对准了他们，我们拍下他俩在“尤尼卡”游艇上的热吻，我们也追随他们向飞机场飞奔。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来静静地审视一下自己的感

情。“戴安娜和多迪的爱情生活多数时候是在不断的奔波之中度过的（这样的奔波也许让他们自己也感到十分不安）。今天在这儿，明天到那儿，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从岛屿到沙滩，从城市到乡间，他们很少有时间来享受一点点的安宁——他们匆忙地变换着地方，也许他们想要躲避的不只是那些新闻记者，也包括他们自己。也许他们不愿让自己有机会怀疑自己的感情。他们就是这样不知所措地奔来奔去，一刻不停，他们难道会有时间来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吗？”传记作家多纳德·斯伯托描写了戴安娜当时心中的惶惑，而这种惶惑也曾经困扰过昔日的奥地利皇后茜茜。

一个是美丽的王妃，一个是英俊的花花公子，两颗同样孤独的心，两个从儿时起一直渴求着爱和关注的人，两个内心深处始终怀疑自己的价值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想给予对方爱 and 安全感，这也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渴望。后来，在戴安娜的葬礼上，斯宾塞伯爵查尔斯在谈到他的姐姐时这样说：“虽然戴安娜地位很高，光彩照人，而且始终被鲜花和掌声环绕着，但是她一生中都没有真正感到过安全。她像孩子一样需要别人的关怀。她帮助别人是为了让自己从深深的失落感中解脱出来。她的暴食症就是这种失落感的一种表现。”

多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别人重视并且能进入电影界，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他始终是那个有着无数新玩具的富商的儿子，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在朋友们眼中，他热心而优柔寡断。《华盛顿邮报》称他为好莱坞迷，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中。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由于死在了戴安娜的身边，他的名字也为世人共知，他也永远和威尔士王妃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8月30日，星期六。这是戴安娜和多迪度过的最后的一个夏日。他们坐在“尤尼卡”的顶层甲板上吃早餐，早餐有咖啡、羊角面包、果酱和水果。中午时分船员把两人的行李装进小艇，

驾驶员已经等在岸边了。在通往奥尔比亚机场的弯曲狭窄的小径上，两人再度回望了一眼风景迷人的撒丁岛岩岸。这位热恋中的王妃在度假时的最后几张照片，据新闻界称，售价高达75万马克。

绿金相间、象征着哈罗德企业的“海湾风暴四号”飞机已经等在了机场上。从这时起，我们就一直紧随在他俩身后。在戴安娜死后，我们又无数次地重温了当时的情景。她头发纷乱，穿着一条棕色的裤子和一件同样色调的短上衣，戴着一副墨镜，她和多迪逃跑似地登上了飞机，前往巴黎。

我们不愿放过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时间。帕帕拉提（狗崽队，指责追踪戴安娜的摄影记者的用语——译注）和摄像师们也都没有想到，他们竟是在为以后追悼她作准备。自从成为了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以来，戴安娜就一直被人们追踪着，即使在她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也不例外：

15点20分

多迪的私人喷气式飞机降落在巴黎北部的布尔日机场上。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已有二十多个记者赶到了那里。机舱的门还没有打开，就已经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按动快门的咔嚓声。多迪十分恼火，他要求警察护送他们去市中心。他仿佛是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似的，不断地催促着保镖：“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15点50分

这对情侣抵达了他们的别墅。温莎公爵爱德华为了娶沃丽丝·辛普森为妻，放弃了英国王位，战后他就隐居在这儿。后来多迪的父亲买下了这幢别墅。多迪骄傲地向他的这位新情人展示别墅中的每一间屋子，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在这里栖身安家。

16点35分

利兹饭店的监视器摄下了戴安娜和多迪到达的镜头。这时

候，饭店的前后门都聚集了成群的摄影师。这对情侣被引进了一套“总统套房”。这套客房的日租金为1.5万马克，但是这家饭店属于多迪的父亲。

多迪在电话中对他的表哥哈桑·亚希说，他打算娶威尔士王妃为妻。他也许真的曾经这样希望过。戴安娜也在不久之前对一个记者说：“我很快就从婚姻失败的阴影之中走了出来，我现在要立即开始新的生活。”

当王妃美容之后正在饭店的美发厅中做发型的时候，多迪去找一个珠宝商。这个珠宝商为他改制了一枚送给王妃的求婚戒指。“不管多迪作了何种打算，他都没有机会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桑克顿和斯高特·迈克雷德在《王妃之死》一书中写道：“后来这枚戒指被人在多迪公寓中的一个尚未打开的首饰盒中找到了。”

19 时整

这对情侣也没有在这儿停留很久。他们从后门离开了利兹饭店，开车前往多迪在阿尔塞纳——乌塞街的公寓。这座公寓紧挨着凯旋门。帕帕拉提们已经等在了门口。当他们渴望已久的猎物终于出现了的时候，他们都激动地欢呼起来。戴安娜死后人们在这座公寓里发现了为戴妃的儿子哈里准备的生日礼物。

20 点 45 分

两人在著名的圣马丁街上的伯努瓦餐厅订了座。但是当他们的从套房的窗户望见外面仍然有一大群的摄影师在守候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决定就在利兹饭店用餐，因为在那儿他们可以受到较好的保护。

21 点 50 分

饭店门口挤满了戴安娜的崇拜者、帕帕拉提和无数凑热闹的人。“这些人向戴安娜和多迪涌过来，靠得非常近，他俩连车门都开不了”，桑克顿和斯高特·迈克雷德描述道。

监视器又一次记录下了两人的一举一动。戴安娜穿着轻便的

白裤子、黑上衣。她和多迪一同快步跑进了利兹饭店的爱斯帕东餐厅。摄影师们纷纷按动快门，手机铃声不断，他们向世界各地的编辑部报告他们的杰作，为酬金讨价还价。

餐厅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这对在过去的几周之中每天都在桃色新闻专栏中曝光的情侣。“戴安娜点了蘑菇炒蛋和芦笋作为饭前小吃，主菜点的是鳎和时令蔬菜”，从《王妃之死》一书中我们了解到她最后一顿饭的内容。可是好奇者的目光让她一下子没了胃口，她和多迪又逃出了餐厅，回到他们的套房中用餐。

0 点 15 分

死神渐渐逼近了他们。两人心中都十分烦躁，于是他们离开了舒适的利兹饭店，又一次踏进了夜幕之中，可是这一次他们再也无法到达多迪的公寓了。

没有私人保镖阻止戴安娜踏上那辆醉汉的车。这让我联想到了茜茜。她为了摆脱烦人的警卫，在巴黎她拒绝了任何的保护措施。她和戴妃一样，为了得到短暂的自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8 月 31 日，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几分钟以后发生的事震惊了全世界，也让无数的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之中。

0 点 24 分

威尔士王妃辞别了人世。车祸发生地成了人们永恒的祭奠地。巴黎的阿尔玛隧道将永远和戴安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戴安娜的身体夹在了一块汽车残骸中。利兹饭店的司机亨利·保罗在通过隧道时突然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奔驰车的后轮打滑，汽车无助地全速冲向一根钢筋水泥柱。一个听见了撞击的巨响而跑进隧道的目击证人事后向调查案件的官员说：“当我到达出事地时，我看见四五个男人围着奔驰车的残骸跑来跑去，忙不迭地用专业器材照像。车内的四个人显然身受重伤，有血流出来，他们的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车内。但是这几个男人只是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对着撞坏的汽车和受伤的人拍照。当我看到这幕景

象时，忍不住地大叫：你们就只会照像吗？还不赶快救人！”另一个证人说，帕帕拉提们仿佛是一群“见了血的鲨鱼。”不奇怪，王妃之死会是一笔好买卖。可是尽管报社出价 35 万马克，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把戴安娜遇难时的像片登出来。

一些与这场悲剧有着直接关系的帕帕拉提被送进了监狱，其余的一些受到了人们的围攻。一位在现场救助了戴安娜的年轻医生当时并不知道他救的是谁。事后这位医生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电视采访的节目中。可是人们指责他每一次说的内容都不一样。他一会儿说，戴安娜在临死之前说“我好疼”，“上帝，我受不了了！”，一会儿又说：“她当时处在半昏迷状态之中，嘴里轻声嘟哝着，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里，人们不断地推测着事情的真相，许多解不开的谜给王妃的车祸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次车祸是英国秘密警察策划的谋杀吗？车祸的发生，责任全在那个吸毒的醉汉身上吗？许多证人都看见了另外的一辆汽车，一辆菲亚特，可是现在这辆车又在哪里呢？假如帕帕拉提们及时呼救，戴安娜能有生的希望吗？

2 点 5 分

戴安娜被送进了急救室。医生诊断“她的胸腔严重出血，直接导致了休克。”

4 时整

一切都结束了。这两个追寻着他们的幸福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与茜茜不同的是，戴安娜也许并没有渴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平静。她想要的东西还那么多，她期待的东西还那么多，而且她相信自己能够摆脱这与生俱来的不幸，重新开始幸福的生活。

茜 茜

茜茜期待着他，渴望着他，当他终于来到她的身旁的时候，情景与她设想的完全一样：死神带着她走进海洋，走进这份在陆地上无处寻觅的静谧之中。“大海倾听我的忏悔，我每天都要向它述说”，她说：“大海带走了一切不应属于我的东西，它给予我它的思想，它让我始终年轻。大海不会消亡，因此它赋予它周围的万物永不枯竭的青春。它是我全部智慧的源泉。”

茜茜虽然没能如愿死在海 的怀抱中，但是她至少在水中安息了。当凶手的匕首刺入了她的心脏之时，她还依然站在岸上，可是她没有在那里倒下，而是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走向那个可以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的地方：那是一条小船，那儿才是她的故乡。“我象是一只 在风暴中飞翔的鸟儿”，她说，“我要收起所有的风帆，好让狂怒的波涛向我迎面扑来；每当一个浪花打上船舷，我都禁不住地大声欢呼。”

伊丽莎白，这位奥地利皇后、匈牙利王后这一天化名荷恩艾伯斯伯爵夫人出外旅行。这个假名是她出游时最喜欢的头衔之一。最近的几年中，她出门从来不带任何警卫，这一次她连日内瓦湖边的瑞士警察也打发走了。这给了卢吉一个绝好的机会。

这是9月的一个清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今天，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终于要实施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了。他原本打算刺杀奥雷安斯公爵，可是这个法国人出外度假了，他无法得手。统治者的后代就是统治者的后代，“卢切尼斯家族的人要杀就杀皇族的人，绝不杀无名之辈”，他夸口说。如今，这位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女统治者正合他的心意。

促使茜茜迷恋着死亡的既有爱也有恨。死神曾经是她的敌人，也是她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早就闯入了她的生活而且一直停留在她身边的忠实的陪伴者。

当她还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最亲密的小伙伴大卫就死于肺炎。“我多么想与你一同死去，一起升入天堂”，她绝望地在日记中写道。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平静的渴望。她的一生都在寻求这样的一种平静。在经历了漫长的旅行之后，她最后在死亡中达到了这种平静。

在她尚未成年时，她又经历了第二次痛苦的诀别。她爱着那个男人，不，也许不是真正的爱，也许当时她还并不了解爱的确切含义。她崇拜的那个男人，那个她几乎根本不了解但却暗暗等候着的男人离她而去了。她的父母赶走了他，因为年轻的公爵小姐迷恋上地位低下的军官是一件辱没门风的事；然后他突然地去世了。

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她又一次呼唤死神的降临。她的第一个孩子索菲在她的怀中痛苦地死去了，这一年她刚满 20 岁。

只过了两年，皇后在拉克森堡皇宫里又一次与死神相遇。在这里她曾度过了索然无味的蜜月，如今，她看见战士们悲惨地流血，她听见他们痛苦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可是她无能为力，她无法改变这由于丈夫错误的政治决策而造成的流血局面，她所能做到的只是将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送进战地医院。在经历了索非里诺战役以及之后的科尼希格莱茨战役之后，她明白了，死神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的。当它想带走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会问他有没有做好准备的。

死看起来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许多在她心目中有着一重要地位的人纷纷离她而去了。巴伐利亚国王，她的表哥路德维希淹死在施塔恩贝格湖中；弗兰茨·约瑟夫的兄弟，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遭人枪杀；她的姊妹索菲在参加巴黎的一次慈善活动时死于火灾；她的姊妹海伦身患重病，先她而去；还有她最好的朋友古瑞拉·安德瑞希饱受病痛折磨而死去。她对于死的渴望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她冒着被人谋杀的危险，陪同丈夫去意大利；她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疯狂地骑马，当她跟随一群猎犬飞奔

颠簸于起伏的山峦之中时，她真的希望自己坠马而死，可是即使她真的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她也总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她拚命折磨自己的身体，直到最后身体向她提出了抗议也不再听从她的指挥，但是她就是无法死去。

1889年1月31日，这天奥地利皇后开始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了。她当时五十二岁。这一天发生的事所带给她的痛苦一直纠缠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皇太子鲁道夫自杀了。那个与她同样不幸、同样孤独的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茜茜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乞求他从另一个世界中与她说话，可她却无能为力。带着深深的负罪感和痛苦，茜茜开始漫无目的地周游整个欧洲，她期待着她的死神朋友能早日寻找到她的踪影。

宫女伊玛·斯塔瑞在书中这样描述了茜茜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令人非常惊奇的是，当皇后隔了几天再见到我的时候，竟能记得我们几天前的谈话进行到哪里了。我觉得，孤独使她已经彻彻底底地归于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她对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了兴趣，也没有了感觉。”茜茜的世界中充满了失落的梦，偶尔她也会暂时逃离她的那个世界，化名来到陌生的城市中以感受一下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她象普通人一样在宽阔的林荫道上漫步或是久久地徘徊于伦敦和曼彻斯特的船坞，她热爱安特卫普、鹿特丹、马赛以及热那亚的海港，她也走访过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士麦那、开罗以及阿尔及尔的贫民窟。她喜欢到那些地方去，在那里她觉得心情十分舒畅。“开罗给我的感觉太象我的家了”，她说，“即使是挤在熙熙攘攘的搬运工中间或是置身于如林的工地支架下面，我都不会象是在宫廷的酒会上那样压抑。”

茜茜越来越希望一个人独处，与人交往成了她的一种精神上的负担，连皇帝也被她冷落在一旁了。有时候，弗兰茨·约瑟夫跟着她去旅行，希望至少能够见到她。可是，每当此时，茜茜都会觉得局促不安，甚至很疲惫。她说：“对于死的渴望如同一个

花匠不断地清除着我头脑中其他的思想和愿望。这个花匠在他的园中一刻不停地工作，但是他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工作，假如有好奇的人窥视他的花园，他就会非常生气，因此我用伞和折扇遮住我的脸，好让我的花匠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

卢吉·卢切尼斯刺杀了她，但也是帮了她一个忙。当时她刚刚最后一次用过餐，最后一次欣赏了美丽的湖光山色。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事情比达到内心的平和更让她渴望的了。

她带着一些水果来到日内瓦湖边。她享用着一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齿轨火车把她送上了山峰，她在此之前已经徒步登上了一些山峰，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很疲倦。下山之后，她觉得有点心惊胆寒，在公园里平坦的道路上走走停停，她觉得腿有点支持不住了。多年来受尽折磨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位 60 岁的皇后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了，她痛苦地说：“我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她曾拥有过的美貌以及她曾期盼着幸福的年青岁月已经离她非常遥远了。幸福从来都未曾降临在她的身上，而如今她也累了。现在，她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都用扇子遮住脸，扇子似乎已经成了她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9 月 9 日，也就是在她死的前一天，茜茜难得有兴致最后一次参加了一个豪华酒会：

那是一个暖和的秋日。她的身体有了一些好转，她希望自己不久又能开始她最喜欢的海上旅行了。日内瓦的罗特希尔德别墅上飘扬着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当这个尊贵的客人想要隐姓埋名地留下来时，旗帜被收了下來。茜茜游览了精美的花房，里面生长着名贵的兰花。她用古老的迈森瓷器制造的餐具进餐，乐队在屏风后演奏着幽雅的音乐。和戴安娜一样，茜茜的最后一顿饭中也有一道鱼。当时茜茜还想着，要把这里的菜单寄给自己的丈夫和姐姐，她还想向他们推荐这里的冰淇淋，她觉得这里的冰淇淋是她有生以来品尝过的最美味的。她喝的是香槟，她已经很久以来没喝过香槟了。在和男爵夫人谈话时，她说：“我希望我的心

能开一个小口，好让我的灵魂飞往天国。”她始终在召唤的天国听见了她的声音并派了这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实现她的愿望。他刺中了她的心脏，一个不比硬币大多少的“极小的口子”，当他被捕的时候，他仍快乐地欢笑着，还哼着歌。

她沿着日内瓦湖边的林荫道走向死亡。这一段不长的路也正象征着她的一生：她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皇后，但是她却没有带任何的侍卫，独自一个人从下榻的酒店漫步着走向码头。这天上午，她还光顾了一家乐器店，在那儿为女儿法莱利买了一件乐器并在顾客名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从她签名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她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东西。她对宫女说：“请您只写上 Erzsébet Királyné（伊丽莎白皇后），反正他看不懂，等到有人来解释给他听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当这个乐器商事后明白过来的时候，茜茜已经死了。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当奥地利的皇后——她真正热爱并愿意领导的是匈牙利。

她沿着湖岸缓缓向前走。伊玛·斯塔瑞走在她的前面，不断地催促着她。她俩是要去考克思游玩。马上就要到 13 时 40 分了，开往考克思的船即将出发了。远处传来船上的钟声。

这天是 1898 年 9 月 10 日，这天的钟声成了茜茜的丧钟。几乎是在钟声响起的同时，一个男人从林荫道的树影中钻了出来。他装出被人追踪的样子向他的猎物靠近。他装着受了伤，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然后猛然将匕首刺向了茜茜的胸膛。茜茜无声地倒下了。宫女的尖叫声引来了许多人，可是突然，茜茜又站了起来，一个马车夫上前为她掸了掸裙子上的灰之后，她直立着向前走，就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原来是湖水在召唤着她。她是在水边长大的，因此她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在水边结束生命。直到船靠上了岸，她才昏迷了过去，她面色如纸，躺在惊慌失措的宫女的怀中。伤口深达 8.5 毫米，匕首刺中了她的心脏，她的体内在静静地流血。后来，茜茜又苏醒过来一次，她的目光轻轻地掠过船舷，寻找着天空，最后停在了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上。“我